

【聚】

場 1 黃昏 金沙鎮某個有風獅爺的村落

△民國五十五年

△金門帶點橘黃、黃昏氣息的天空。

△傍晚時刻金門小村落的村景。

△一座風獅爺佇立在村子的一角。(遠拍)

△風獅爺身上披著紅披肩。(近拍)

△特寫獅口裡塞著幾個糕果。

△風獅爺座前供祀著三牲、金帛、紅布、金花，附近則有醮演酬神戲。

△幾個觀眾或站或拿凳子坐著正看得入神。

△福文(二十五歲)穿著軍服騎著腳踏車，後面載著嘉真(二十一歲)，遠遠騎了過來。

△福文停下了腳踏車，望向風獅爺。

△風獅爺前有幾個居民正在拜拜。

△福文轉過頭，問嘉真：「今天好像比較熱鬧！」

△嘉真從腳踏車跳了下來：「喔，對，我都忘了今天是農曆八月十五日，是風獅爺的生日。」

福文：「是喔！因為我是駐軍金門的臺灣人，所以比較不清楚。不過我看金門很多尊風獅爺，每個風獅爺的生日都是農曆八月十五日嗎？」

嘉真：「這倒也不一定，每一尊風獅爺的生日其實都不盡然一樣的，不過這邊這尊是今天生日。」

△嘉真拉著福文的手，說：「走！我們過去看看。」

△福文被拉著走：「好！」

△福文和嘉真凝視著風獅爺。

△特寫風獅爺嘴巴裡的糕果。

△嘉真指著風獅爺的嘴巴，興奮的說：「你看！在風獅爺生日那天，我們為了感謝風獅爺，除了會在牠身上披上紅披肩外，還會塞糕果進牠的嘴巴裡，以表對老虎的敬畏！」

福文：「是喔！」

嘉真：「喔，對！」

△嘉真在身上的口袋拿出了幾顆糖果。

△她將糖果遞給了福文。

福文(驚奇的說)：「妳身上怎麼會有糖果？」

△嘉真將糖果放在福文的手上：「沒有啦，本來是要拿來哄妹妹的，就剛好身邊有多一些出來。你拿去塞虎口啊！體驗一下金門人的文化。」

福文：「好喔！」

△福文動身將手上的糖果放進風獅爺的嘴巴裡。

△兩人雙手合十拜拜。

△嘉真閉起眼睛，說：「希望我們每年都能像這樣一起過來塞虎口。」

△福文眼睛也是閉著的，聽了嘉真的話，回：「可以的！」

△嘉真張開眼睛望向福文。

△福文也正望向她，溫柔的微笑。

△嘉真微笑的(帶點害羞)點點頭：「嗯！」

△遠拍的鏡頭，夕陽西下，兩人在風獅爺面前抱在了一塊。

場 2 夜 嘉真家路上

△黑幕-一年後。

△福文身著軍服走在路上。

△福文垂目看著一張紙。

△鏡頭特寫紙張。這是一張要福文派駐到臺灣的軍令。

△走到嘉真家門口時，福文將紙張摺了起來。

△福文走了進去。

【散】

場 3 夜 嘉真家裡

△客廳裡，只有嘉真一個人。

△她坐在木椅上，輕撫著懷滿六個月孩子的肚皮，輕輕的哼著輕柔的歌。

△福文站在門邊注視著。

△嘉真並沒有注意到福文，福文看著嘉真表情有點複雜。

△過了一會，福文終於開口：「嘉真..。」

△嘉真抬起頭來，注意到了福文。

△她開心的站了起來，說：「福文，這麼晚了你怎麼還有空過來？」

△福文緩緩的走了過去，說：「爸爸、媽媽他們呢？」

嘉真：「他們去睡了。」

△福文表情很難看的默默答了一聲：「喔..。」

△嘉真輕輕碰著他的臉，一臉擔憂：「怎麼了?發生什麼事了?」

△福文抓著嘉真碰觸臉頰的手：「我要被派駐回臺灣了..。」

嘉真(有點激動)：「臺灣?怎麼會這麼突然?」

福文(語氣沉重)：「軍令常常是這樣的，我們做軍人的是沒有任何違命的餘地的，只是..。」

△嘉真表情變得溫柔慈祥，說：「只是你放不下我和肚中的孩子是嗎?」

△福文無力的垂下握住的手，表情很是沮喪：「對...。」

△嘉真將手收回來輕摸著肚皮，望著肚子說：「沒關係，我知道你會回來的。」

△福文湊過去抱著嘉真，並親吻她的額頭，說：「一定會的，等我！」

△嘉真也將手環在福文的腰上：「一定！」

場 4 日 港口邊

△港口邊水波蕩漾。

△港口附近都是穿著軍服、提著行李與家人道別或孤隻單影等候船隻的軍人。

△嘉真家裡大大小小都出來送別福文。

△嘉真媽媽手上提了一個袋子，嘉真爸爸站在媽媽的旁邊手裡抱著嘉真的妹妹(五歲)，嘉真則落寞的微微低著頭。

△福文穿著軍服，手上提著一袋行李。

△媽媽將一個袋子遞給福文，說：「回臺灣自己要多保重，這些是我們這邊的一些乾糧食物，你路上肚子餓的時候可以吃。」

△福文將袋子拿了過去，說：「謝謝媽媽。」

△爸爸走了過去拍了一下福文的肩，說：「別辜負我女兒，一定要再回來！」

△福文點點頭，說：「一定。」

△妹妹(童言童語)的揮揮手：「哥哥再見！」

△福文笑笑的握著她的小小手，說：「再見！」

△福文望向低著頭，一臉難過的嘉真。

△福文走過去，牽起她的手：「嘉真..。」

△嘉真的眼睛哭得腫腫的，但強顏擠出了一個微笑：「自己路上要小心！」

△福文輕撫她的頭髮，說：「我會的，妳們也是。」

△嘉真抱住了福文，說：「嗯..。」

△福文在她耳畔說話：「對了，我也會記得我們的約定的。」

△嘉真有點疑惑的看著他：「約定？」

福文：「嗯，風獅爺前的約定。無論如何當我回來，我都會在風獅爺的生日那天，

在那尊風獅爺的面前等待著妳，一起塞虎口。」

△嘉真淚中帶笑的說：「嗯，跟孩子一起！」

△福文湊過去親吻嘉真的額頭：「對！跟孩子。」

△嘉真從身上掏出一個風獅爺的小木雕出來，說：「這給你，這是我爸小時候刻給我保平安的，現在給你保平安，希望你在臺灣一切順利。」

△福文急把它遞回去：「這是爸爸給你的耶！怎麼可以..。」

△嘉真把他的手擋住，展顏微微一笑：「沒關係，就當成是我們的定情信物。」

△回應嘉真的笑容，福文點點頭微笑，決定不再推託。

福文：「好，我會永遠帶著它的。」

△特寫鏡頭-福文的手把小木雕緊緊握住。

【離】

場 5 黃昏 風獅爺前

△夕陽照耀著村子的畫面。

△猶如當天的供祀和醮演酬神戲。

△特寫鏡頭-風獅爺嘴巴裡的糕果。

△嘉真抱著剛滿一歲的嬰兒，孤伶伶的在這兒等候，可最後沒盼到人。

△時間的一個類推，同樣的地點，孩子越長越大，從抱、到走、直到孩子越長越大，直到十歲，而嘉真則逐漸憔悴和蒼老，依舊十年過去，嘉真還是沒盼到福文。

(約 3~4 個鏡頭表示孩子的成長、媽媽的逐漸變老和時間的推移即可)

場 6 日 嘉真家

△民國六十六年

△嘉真(三十二歲)帶著孩子(十歲)就要走出家門。

△蒼老了數十歲的媽媽在她背後不忍難過的呼叫：「不要再去了，都已經十年了，他要回來早就已經回來了，妳去也只是空等而已。」

△嘉真沒有回頭，帶著小孩繼續往前走：「我知道他不是這種人的..。」

場 7 日 黃昏 風獅爺前

△夕陽餘暉下的村子景色。

△嘉真癱在風獅爺前哭泣。

△小孩拍拍嘉真的背：「媽媽不要哭了...。」

△嘉真望著風獅爺，悲淒的說：「為什麼?為什麼你還不回來?不是說好是『約定』嗎?」

△鏡頭從風獅爺下方由下往上帶，最後定格在風獅爺的臉。

【合】

場 8 日 嘉真家

△民國八十六年。

△時間荏苒，從福文離開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個年頭。

△屋裡的擺設沒有太大的變化，只是舊了一點。

△神桌上有著嘉真的爸爸和媽媽的黑白照片。

△五十二歲的嘉真躺在床上咳嗽。

△嘉真的女兒-宜蓁(三十歲)盛了碗中藥到床邊。

△宜蓁扶起嘉真坐臥在床上。

△宜蓁將碗湊過去嘉真嘴邊，將藥緩緩送入她的嘴裡。

△嘉真喝了幾口，手顫抖的舉了起來，比了一個停止的手勢。

△宜蓁將碗放到桌上，說：「媽...。」

△嘉真堅絕的搖搖頭，下一刻又咳嗽得厲害。

△宜蓁過去拍拍嘉真的背。

△咳嗽稍緩後，嘉真虛弱的說：「我的身體，自己最清楚，病這麼久都還沒好，我想最近可能是極限了...。」

△宜蓁一邊輕拍媽媽的背，眼淚撲簌簌的就這樣掉下來：「媽，妳不要這麼說啦！病情一定會轉好的啊..。」

△嘉真的手顫抖的放在宜蓁的膝上，眼神充滿期盼的看著她說：「宜蓁，在我人生最後的終點，妳可以帶我去完成最後的心願嗎？」

△宜蓁把手放在媽媽的手上，嘆口氣，默默的搖搖頭：「媽..，醫生說妳不能隨便外出，以免受寒，況且..我這快三十年的歲月了，也沒見過爸爸，他又怎麼會再出現呢？」

△嘉真將頭轉了回去，閉起了眼睛，語氣很是悲傷：「宜蓁..妳千萬不要怨對妳爸爸..，我知道這些年來，家裡的人不是過世了，就是出去外面闖蕩了，只剩我倆相依為命，沒有爸爸的照顧妳一定受了不少苦..。」

△宜蓁低下了頭，語氣有些落寞：「我不會怨對爸爸的，畢竟媽媽妳是這麼的相信他，儘管他依舊沒回來...。」

△宜蓁抬起了頭望向媽媽，語氣哽咽：「但是我從小陪妳空等到長大，我不想再看到媽媽每次等不到爸爸時難過流淚的臉了...，尤其妳現在身體狀況又這麼差..。」

△宜蓁搖了媽媽的手，語氣帶著哀求：「媽..。」

△嘉真沒有回應。

△只是淚水不絕流下的無聲哭泣..。

場 9 黃昏 風獅爺所在的村落裡

△特寫底片相機正在拍照。

△鏡頭拉開，一名年紀二十五歲的少年-勇達身穿休閒服，背後背了個包包，手裡拿著底片相機或跪或站四處在村子裡拍照。

△鏡頭特寫永達蹲下拍照時，背包上繫著的風獅爺小木雕。

△勇達拿著相機，再村子裡繼續往前走。

△看到感興趣的，勇達又拿起相機，拍了幾張照片。分別是大家在看酬神戲、拜風獅爺，還有大人抱起小孩將糖果塞進虎口裡的畫面。

△勇達向風獅爺走近。

△勇達看到剛剛照片裡的父子倆帶著一袋糖果正要離開。

△勇達走過去對他們說：「不好意思，可以給我幾顆糖果嗎?賣我也可以。」

△家長笑了一聲，將幾顆糖果遞給了他，說：「不用啦！給你就好了。」

△勇達點了頭，到了聲謝。

△勇達走到了風獅爺前看了一下風獅爺嘴巴裡的糖果。

△同一時刻，不遠處，宜綦扶著虛弱的嘉真慢慢前行。

△宜綦小心翼翼的扶著：「慢慢走，以免跌傷喔。」

嘉真(聲音微微的顫抖)，說：「謝謝妳啊！宜綦。」

△宜綦嘴上一絲苦笑：「唉！不會啦，妳小心走就是了。」

△宜綦帶著嘉真緩緩的走到了風獅爺面前。

△正巧看到勇達將糖果放進風獅爺的嘴巴裡。

△風獅爺的小木雕隨著背包擺盪。

嘉真(語氣激動)：「那是..。」

△嘉真用盡全身力氣快步走過去。

△宜綦跟著她的腳步，盡可能的扶在身邊：「怎麼啦?」

△勇達還在端詳著風獅爺。

嘉真：年輕人！

△勇達聞聲轉過頭來，注意到了她們：「怎麼了?」

△嘉真的聲音很是激動顫抖，指著勇達背包上的風獅爺小木雕，說：「你這個風獅爺小木雕是誰給你的？」

△勇達將小木雕解開拿在手上，說：「這個嗎？」

嘉真：「對！」

勇達：「這是我出了意外長年昏迷的舅舅在過世斷氣之前，憑著最後一口氣，突然醒了過來，交給我的。」

△嘉真將手摀住鼻口，眼淚已經不禁漣漣落下，哽咽的又問：「那他有說些什麼嗎？」

△勇達低下了頭看著小雕像，語氣落寞：「舅舅在斷氣前，似乎憑著什麼意志，突然醒了過來，悔恨的一直落淚，口中模糊不清的一直喊著聽不清楚的名字，我十分難過，而之前我聽說舅舅有愛人在金門，於是我拿紙筆給他，他虛弱的寫完了字後，就過世了。我循著他的字條找到了這個風獅爺的小木雕，和他要我農曆八月十五日來這裡等候，雖然沒寫原因，但我知道一定是跟他的愛人有關，而我早就在心裡發誓無論如何都要幫舅舅了。」

△嘉真癱軟在地上激動的大哭：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你不會就這樣拋下我，你一直是想念著這裡，想念著要回來的，儘管是人生的最後一刻了，也是一樣...。」

△宜蓁也早已淚流滿面了，她對勇達點了一下頭。

△勇達回應宜蓁深沉的點點頭。

△勇達蹲了下去將風獅爺小木雕遞給了嘉真。

△嘉真接了過去。

△一滴眼淚落在小木雕上。

△過往回憶湧上心頭，包括兩人在風獅爺前的約定、夕陽下的相擁；在港口前福文親吻她的額頭，最後是福文收過小木雕握緊的手。

△特寫鏡頭-嘉真粗糙的手掌將小木雕緊緊握住：「福文，謝謝你的愛！」